

引 言

天地相交的地方，无论是在人们的视觉里，还是在想象中，都显得那么遥远 那么神秘。它是太阳初升的地方 也是太阳落山的地方 是人们忐忑地寄托对未来希望的场所 也是人们打发往日的不幸和忧愁的去处。

太阳从天地相交处的晨曦里升起 撕破浓厚的黑色帷帐 把一个多姿的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 不久 它又从天地相交处的晚霞中落下，在人们的暇想中留下一片无垠的空间……这样的循环已经周而复始地重复了二十多万亿次。在那最后的一万个循环中 白日里 我一面欣赏着这奇妙的自然，一面在茫茫人海中尽心地寻找、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 夜幕中 我又遥望着夜空中那古老的星光 回味着在日光下的我 不时地问着自己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 瑟忤着我想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不知觉中 三十个春秋已经悄然逝去。在这个被称为‘而立’的年龄 和以往一样 我仍在迷茫且又焦急地遥望着眼前那个天地相交的地方，也时而困惑且又留恋地回首背后的那个天地相交的地方……

往日我所扮演的角色为我赢得的‘赞许’和‘荣耀’渐渐地淡漠在背后的那个天地相交处。我一直期待着的‘成功’和‘机

遇”却又总是影影绰绰地挂在眼前的那个天地相交处。更使我感到茫然的 还是那幅倒映着今天的影像 已经被我们无数辈的祖先书画了很久的历史长卷。

无论是那个炙烈阳光终年烘烤、汹涌洪水周期泛滥的尼罗河谷里孕育出的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王朝所衍生出的生产科技 与黄河、黄土同样颜色的人们创造出的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轨迹的古代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随着亚里山大大帝那狂舞的刀剑被传遍半个世界的古希腊的雄伟建筑和浪漫神话 还是十字军东征阿拉伯世界的火光、蒙古大军西进中亚和欧洲的尘埃……把我，在我背后的那个天地相交处所留下的 我曾引以自豪的一切 荡涤的干干净净。未来的世界经济实力的重新均衡、以及相映的政治力量的多极化趋势，人类活动，特别是从那个巨大的改变了人类生活内容和社会结构的工业革命以来，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不可逆的破坏，以及对人类文明自身的影响……又使我在面前的天地相交处勾勒出的那幅关于我自己未来的图画，更加难以辨认……

然而 无论是日出还是日落 都是气象万千的大自然里美妙的一幕 无论是未来的希望 还是往日的心酸 更是我们人类情感中闪烁的光点。至于天和地的相交处……其实 天地永远也不会相交，或者说是一直相交着。这要看每个人怎样去定义天了

从地 下到 天上
从 天上 到 地下



属于人类的自由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真正自由的人，不会履行好作为人的责任；不愿履行自己责任的人，也不会享有属于人类的真正的自由。

对于一直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里的人们来说，天和地的存在是那樣的习以为常 以至于只有下雨、地震的时候才留意到它们的存在。对于在异国生活了近七个春秋 经常把昨夜的梦和几年前的梦混在一起的我，天和地似乎是证明现在的我仍是七年前的我的唯一见证。而且 那高远的天、广阔的地 总是不停顿地在我的头脑里飞快地延伸着 提醒着我 是谁 展示着我所经历的一幕幕——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淡漠的一幕幕。然而，几年前的一段时光 更精确地讲 是在六十多个小时里所发生的一切 却被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这段记忆在我脑海中的每一次再现 都好像又使我看了一遍曾经看过数次的电影 而其中的主人公——我，却显得越来越遥远，以至于渐渐地溶化在天和地相交的地方……

一九八八年的一个夏夜，一辆大发牌工具车在通往北京首都机场的公路上缓慢地行驶着。闷热的车厢里坐着我父亲的一

位朋友 我的一位老同学 当然还有我。这条路我也曾经走过几次 大都是去北京参观游览 或者是到首都机场迎送出国访问的专家。然而，这次却和以往不同，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了。

公路两旁茂密的树木，在离地面十几米处就相互搭在了一起，使这条双车道公路显得非常狭窄。特别是在漆黑的夜里，车灯前的路面，似乎仅在十几米处就与树木融合在无际的黑幕里，给人一种孤寂和无限的感觉……

我的两位同行谈论着车内的乘客对不同车速的感觉、车子安装空调对引擎的额外负担、以及所需费用等问题，而我的思路却在另一个区间里高速运转着。回想着过去几年里，准备英语考试时的那一个个不眠之夜；为了申请学校而发出的无数封带着无限希望的信，和随后那焦急地渴望佳音的期待；办理护照时遇到的那许多张像官印一样呆板、一律 却又在一条“希尔顿”或是几袋奶粉面前充满丰富表情的同志们的脸；申请签证的日子里，站在美国大使馆门前的那条终年不断的长龙中，望着铁栏杆另一侧懒散舞动着的星条旗，揣摩着院子里的中外贵宾们那令人琢磨不定的脾气……

今天，这一切终于被划上了句号，我不禁为此感到几分欣慰。想到就要离开家人、朋友，离开出生和生长二十多年的我所熟悉的环境，几天前收拾行装时的那种“英雄一去不回头”的豪情顿消天外，几丝伤感油然而生。压倒一切的感受，还是对既将面对的、我所一直憧憬和为之奋斗的那个未来的茫然。不是吗？我对美国的了解大都是来源于电影，或是电视、报纸等媒介，再有就是自己的想象。电影是艺术作品，自然会夸张，不同渠道的媒介又难免带有人为的扭曲，至于我自己的想象就更没有基础。

我不由自主地对自己的能力划上了问号。我所一直引以骄傲的上学时的优良成绩 除去自己的努力之外 全是靠国家的公费教育制度和父母的全方位支持。而到了美国以后 生活中的一切都要完全靠自己。住房、食物、交通等以往并不留意的方面 一下子成了问题。而应付这一切的一个重要基础——语言能力 是否到达能使我生存下去的程度？朋友们借给我的在往日看来是个大数目的二百块美元，也一下子变得渺小起来……在我的脑海里 我将要面临的生活之路 似乎就像这眼前的公路一样 黑黑的 窄窄的 没有尽头。唯一不同的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车里 我开着载着我自己的车子……两位同行的谈话内容又使我兴奋起来 提醒着我在不久的将来会拥有自己的汽车 在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的八车道高速公路上疾驰……

交过十块钱机场费 就等着出关和托运行李了。候机厅里的人们逐渐多了起来 熙熙攘攘地挤成一条不工整的队伍。我的前面站着几位看上去像是外籍华人的少年，他们正在眉飞色舞地用英文谈论着什么。队伍里还有几位也像是出国留学的旅客 带着大包、小包 亲戚朋友围了一圈。他们似乎也在人群中寻找着为同一目的而行的人 在与他们那短暂的目光接触中 我体味到了他们那压抑不住的自豪和骄傲。然而 我却觉得我要比他们洒脱的多 因为除去两个朋友之外 我要求父母、亲朋不要送我。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离别的伤感，更主要的是为了制造和享受一种我一直渴望着的意境——“昔出阳关无故人”的意境……

等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开始放行了。就在这时 几个打着小旗子的导游把海关前面已经站了很久的队伍轰到一边，为一队日本游客打开了出关的通道。可以看得出队伍中的同胞们并不情愿 但却没有 吱声。站在我前面的那三个外籍华人少年却立刻

大发牢骚 并用中文指责导游们为什么可以不排队。这些以往在国人面前颇具优越感的导游，在这几个孩子面前倒显得谦逊了许多 并耐心地解释道：“……因为这是一个外国旅游团体 所以可以不用排队……”那几个少年显然不满意导游们的解释 相互用英文议论了一番 他们中的一个男孩又用中文说道：“难怪你们中国落后呢 自己人都瞧不起自己人！”也许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但是听起来却是那么不舒服，特别是在我即将离开被那个男孩称为“落后”的“中国”的时刻。绕过前面几位因为行李超重，蹲在地上焦虑地从箱子里向外扔东西的旅客，我终于幸运地托运好了行李，顿觉轻松了许多。很快，就把出关前目睹的那件令人抑郁的插曲忘却了。

登上飞机以后，兴奋的人们不住的互相询问着此行的目的地、财政来源、签证类别……谈得上来的，还互相留下到达美国以后的地址，以望可以继续保持联系，也许能够取长补短、互相帮忙什么的。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做了短暂停留，旅客们办理好出关手续，飞机很快就又起飞了。

舷窗外的机翼缓缓地插入淡淡的云层，祖国的海岸线在机翼下渐渐地变成了一条弯曲的白练。飞机继续爬升着，钻进了浓厚的云彩。不知过了多久，耀眼的太阳一下子蹦现在视野里，照在窗外一群无际的羊群的身上。密集的羊群遮住了它们脚下的黄土、绿草，也踏烂了那条柔美的白练——那条我一直渴望看到 但却没有看到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的白练……

十几个小时的越洋飞行大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只能偶尔地看到几丝微明。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光亮是黎明前的晨曦还是日落后的余辉，但我还是一直期待着它能更亮一些，这样我就能看到更远一点的地方。我渴望着看到大陆的海岸线，无论是美

洲的还是亚洲的。然而 这淡淡的微明只能偶尔让我看到机翼下一些不很分明的岛屿的轮廓，以及那环拥着岛屿的浓厚的海水。

我似乎看到了一面、或许是许多面古旧的船帆 在下面咸涩的海水中颠簸着、挣扎着。它们虽然挪动极其缓慢 但是仍然可以分辨得出 是驶向与这架飞机相同的方向。船上载着长相和我相同的人们 只是他们的头上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他们没有时髦的旅行箱 更没有像这架飞机上的人们那样亢奋地搭讪 没有表情的脸上深深地刻印着心酸的以往，和对不可测未来的希望、恐惧……

人们雀跃的欢呼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久违了的阳光射进机舱里 照在人们疲倦但却盈满喜悦的脸上。机身开始微微地倾斜着 耳膜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告诉我，飞机已经开始降落了。我透过舷窗向下望去，一条横跨碧蓝的海水 把两块葱绿的陆地连接起来的秀丽的桥 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是旧金山 我已经飞到美国了 我开始还在怀疑这是否是幻觉。然而 机翼下那一架架盘旋、等待降落的飞机 和那橙红的金门大桥上像昆虫一样爬行的汽车提醒着我这是真的。

阳光透过机场大厅巨大的玻璃窗，照在高大的棕榈树和多种长满翠绿叶子的植物上 看上去像是一座室内植物园。由于三架飞机几乎是同时到达的 以至于五、六个人关通道的前面都排上了长长的队伍。队伍中的人们用不同的语言交谈着 我虽然听不懂谈话的内容 但从他们的表情和语气可以看得出 人们在抱怨入关速度太慢。队伍在及其缓慢地向前挪动着 渐渐地我也开始焦虑起来。因为我所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晚点了两个多小时，等待入关又需要这么久 我肯定是赶不上下一班飞机了。我的下班飞机的机票是否就作废了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又应该补办什

么手续 我很想找个人询问一下 然而环顾四周 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

起飞、降落的飞机的轰鸣声不断地传来 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把我送过太平洋的那架中国民航客机也许正要起飞了，是飞回家去了。我不禁想起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 在教学楼附近的幼儿园旁目睹过无数次的有趣但又令人同情的场面：大人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的门口，一些小朋友总是一边很不情愿的走进大门，然后含着眼泪望着大人远去的背影，嘴里喃喃着要大人早点来接他们回家……然而，我却没有眼泪，因为我不仅是个成年人，而且我脚下的这条通向美国海关的路，毕竟是我自己的选择

入境手续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复杂，海关小姐看过我的护照、签证、学校颁发的录取材料 马上在护照上盖了个章 并写了些什么 再订上一个我没有看清楚是什么的小纸片 又把所有的材料递给我，微笑着对我说：“WELCOME TO AMERICA(欢迎来到美国)”……我终于正式进入美国了，与我多年为了出国而付出的努力相比 这眼前的一切又似乎太容易了一些 特别是回想起办理护照时所遇到的那多重艰难。

走过海关通道 透过明亮高大的玻璃窗子 茂密的树木掩映下的街道和排成一条长龙的我大都没有见过的小汽车展现在我的视野里。我饱吸了一口旧金山清凉的空气，一边向外走，一边微笑着望着海关外等待亲友的人们，虽然人群中没有一个来接我的。

我本来应该搭乘的下一班飞机，早在半个多小时以前就已经起飞了。站在机场大厅里，环顾着正在向不同航空公司的柜台、登机口流动的人群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记得早在飞机降

落之前 空中小姐曾对旅客解释过 旧金山机场的中国民航工作人员会对飞机误点的旅客提供必要的帮助。于是 我开始在人群中搜索开来 期待着能够尽快找到来自祖国的工作人员。离我不远处站着一位身着黑色西装手拿步话机的东方人，不知道是他的什么特征 我一下子就认准他是民航工作人员。我一面拖着行李向他快速走去，一面暗自庆幸这么容易就找到了他。他瞥了一眼我手中的机票 没等我开口就用手一指 并说道：“是西北 在那边。”说完把头转到另一个方向 看样子就再也没有兴趣理我了。我内心还是非常感激他 因为他毕竟是我在异国遇到的第一位来自祖国、代表祖国企业的工作人员 而且他毕竟为我指了个方向，虽然他根本就没有给我一个向他提出我的困难的机会。

那位民航工作人员手指的方向，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取行李处，一个位于不停转动的传送带旁的小柜台。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向那个小柜台走去，我在担心我的机票会不会因为飞机晚点而作废 如果不是的话 会不会要加手续费 我口袋里的二百块钱够不够？……出乎我意料的是机票不仅可以免费延期，而且我还可以自由选择航班。我选择了下午五点左右的一趟航班 虽然我知道在半夜里到达那个素有“犯罪之都”之称的中西部城市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就在我精神刚要放松下来的时候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帮我延期机票的那位西北航空公司的小姐告诉我，由于我的机票是从中国民航购买的 我必须去找美国泛美航空公司托运行李。虽然我对这个规定非常不理解 甚至感到有些荒唐 然而我的口语水平却使我无法向她立即提出质疑。于是 我只好拖着两个大行李箱、一个小皮箱、一个双肩背包 还有一把二胡 开始了我永远难忘的 长达两个小时的“旧金山机场之行”。

泛美航空公司的柜台位于我延期机票的那个西北航空公司柜台的对面。柜台前的几个队伍都排了足有二十多米长。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快速地看了一眼我递上的机票，非常客气地对我说道：“先生，你排错队了。”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要站在那里。听了对方这样一说，我只好拖着行李走开了。旧金山是座气候宜人的城市，机场大厅里更是十分凉爽。然而拖拉着行李，焦急地寻找着托运行李去处的我已经开始冒汗了。我急切地向往来的人们寻求着帮助，看到东方人我就迫不急待地跑上前去，以至于我忽视了不是所有的亚洲人都会说中国话的事实，当然对方只是善意的对我笑一笑。

正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我在人群里又看到了那位曾经为我指过方向的中国民航工作人员。我连忙向他跑去，气喘吁吁地向他解释着我的行李问题。他仍是那副不耐烦的表情，并且用那些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一点印迹的文字训斥我。然而我那悬着的心却稍微踏实一些，因为以往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他要完态度之后就要帮我解决问题了。就在他的语气将要缓和下来的时候，一位穿着和他几乎一模一样西装的中年男子一下子插进话来：“你还记得我吗？我去年来过这，我想……”边说着两个人转身走了，就像我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不远处的一位像是墨西哥血统的搬运工人，似乎体味到了我的困难，向站在原地发愣的我打了个响指，又指指远处的一位身着棕色西装，手里也拿着步话机的东方人。以为这位东方人也是中国民航的工作人员，我一下子又感到了一点依托感，一直等到他向我微微点头，并用日语讲话时我才注意到了他胸前带着的日航标志。听了我对行李问题的叙述，这位日航工作人员也表示不很理解，并且建议我去西北航空公司的总柜台询问一下。

旧金山机场的候机厅属于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候机厅之列，而且分为南北两厅。从我当时所在的海关出口附近走到西北航空公司总柜台所在的南厅二楼花去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也许是看到我仍旧拖着行李的缘故，那位曾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帮我延期机票的小姐对我的出现表现出几分惊讶。然而她仍是坚定地向我重复了一遍她们不能托运行李的规定。无奈之际我猛然想到也许政府工作人员或许能帮我解决问题，于是我又拖着行李回到海关出口试图向海关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一条壮汉拦住了我的去路我结结巴巴地向他叙述着我所遇到的麻烦他只是板着脸孔对我说：“出了海关就不能再进去。”

人们照样在我身边匆匆往来着，行李车与地面的摩擦所发出的不同频率的噪音与人们那嘈杂的谈话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支令人心悸的交响曲。这种旋律使人的行动下意识的加快很多，而我却呆呆地站在那里。播放这交响曲的电源似乎猛地中断了，留下的是我从未体会过的带有几分凄凉的安静。这种安静暗示着我已经与我所熟悉的环境、以及那个环境里的人们离的那么远了，以至于在天和地相交的地方都寻找不到……

再有五十分钟，我所应该乘坐的那架班机就要起飞了。几十个小时以前我还在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而苦闷，为就要到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度而兴奋，却竟然连托运行李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下意识的感觉到，也许这正是我的人生旅途的又一个起点——一个接受作为一个人的一切责任的起点……

我又回到了西北航空公司的总柜台，那位在两个小时之前曾为我延期机票的小姐仍然在那里，我再没有留意她对我的又一次出现的反应用我预先练习了几遍的英文对她说：“我要和你们的负责人讲话。”看到她那诧异的表情我又加重语气的说

了一个字：“PLEASE！（请！）”过了几秒钟，另一位小姐走了过来，并向我问道：“我能帮助你吗？”我舒展了一下累的酸麻的腰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力用平和的语调对她说：“我非常尊重贵公司的各种规定以及贵公司与其它公司的各项协议，由于你们之间协调的问题而让我——一个乘客成为牺牲品是不公平的。我已经为行李的问题转了两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我希望能够尽快离开这里。”……

行李托运好了，我利用飞机起飞前的几十分钟，尽情地欣赏着旧金山那碧蓝的天、太平洋方向雪白的云、呈十字状的跑道上频繁地起飞和降落的飞机……眼前的一切，与几分钟以前我所沉浸在其中的那种忧虑、急躁和孤寂的氛围是那样的不协调。人一放松下来，我不禁又想起了那些漂在太平洋上的古旧的船，想起了船上那些拖着辫子的人们。似乎他们的脸上也有了丰富的表情，隐隐约约的听到他们在议论：“……加州的金矿、……横跨美洲铁路……”一个奇异的念头压抑不住地涌上我的脑海。如果我的祖辈也在这些船上，那我当然就不会有刚才那几个小时的麻烦了，也更不用考什么 TOFEL、GRE。我的理智又立刻提醒到：历史上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会决定着我今天的存在与否。如果我的祖辈真在这船上，那么我的存在也就成了问题……

当飞机再一次起飞的时候，大半个天空已经被黑夜吞噬掉了，只有太平洋方向那浓厚的暗红色的云彩，仍给日落后的大地洒下最后一丝微明。这日落后的余辉固然美丽，然而，当意识到这一切很快就要被浓重的黑暗所代替的时候，眼前这醉人的美妙立即被浇上了几分伤感。相比之下，那蕴育着活力和生机的朝霞就更加令人憧憬。我的家乡、我的祖国不正是在这霞光中醒来吗？！……母亲想必已经起床为大家做早餐了，父亲肯定还在睡

梦中积蓄着能量 以便迎接那被他称为“战斗的一天”……然而，我知道这一夜他们根本就没有合眼……多么高尚的父母，多么坚强的一代人啊！在硝烟中出生 在动荡中长大 在艰难中把一个任人蹂躏的‘东亚病夫’建设成一个令人瞩目的正在醒来的巨人。他们承受着身心的各种创痛 在逆境中用满腔的爱把下一代哺育成人。长大了的孩子又为了追求自己的梦，飞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飞到一个超脱他们想象的世界里，飞到一个他们那对在不久以前还在扶着我们走路的手再也够不到的地方。而留给他们的 却是不尽的挂念、无穷的责任……

一个蓄着长发，一只耳朵戴耳环 手提一架录音机和一个吉他盒的小伙子走上了飞机。他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 在我的临座坐下。我一下子觉得那么不舒服 因为在国内时曾听说过一只耳朵戴耳环的小伙子可能是同性恋，但我却一时想不起来是哪只耳朵。我把头埋在椅子上装着睡觉 以避免和他交谈。过了一会，空中小姐送来了饮料 他帮助我把饮料接过来 于是我所不期望的谈话也就自然地开始了。他非常有兴趣的向我询问那把靠在椅子旁的二胡的结构、演奏技巧 随后向我作了自我介绍 也询问了有关我的情况。他叫麦克，是纽约朱丽雅音乐学院的学生，刚刚在旧金山完成了一个暑期演奏合同，正要回家度过假期的最后几天。当他得知我是一个人去一个没有一个亲戚、朋友的陌生地方的时候 自然流露出几分惊讶和担忧。他对我说我所要去的那座城市 是一个连他也避免光顾的地方。麦克提出我若是没有地方去可以暂住在他母亲家 如果我有地方去 他们可以把我送到目的地。出于不愿意麻烦别人，和对他那只耳环的不信任，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的帮助。

在旧金山登机以前，我曾给在宾州一位朋友打过电话，请她